

用100幅画描绘《百年孤独》，她的“栽倒”展正在浙大进行

# 不会画插画的辣妈不是个好博士

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通讯员 曾杨希 吴荃雁

在很多人的“最读不下去的书”榜单中，恐怕都有《百年孤独》的身影。可就是这样一部很难啃的小说，却被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杨舒蕙“画”了出来。

她用100幅画，画出了马尔克斯笔下26万字的《百年孤独》。日前，她的这些画，出现在了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一场名为“栽倒”的展览上。

“《百年孤独》对有的人而言，是难以记住的角色名字；对有的人而言，是一盘难以下咽的墨西哥菜；对我，则是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意象。”昨天，杨舒蕙对钱江晚报记者说。

## 这100幅作品 出现在了纸、鞋子、衣服上

浙大西溪美术馆。

圆脸，齐刘海，马尾辫，杨舒蕙和众多学生并无二致。她1986年生，博士即将毕业。

这个展览，杨舒蕙“把三年来所经历的日日夜夜，将自己的成长、收获，甚至是缺失与遗憾一并呈现给自己，呈现给大家”。

“这是我博士期间的创作，需要一个里程碑的仪式，算是一个告别也是一个开始，接下去，她要转入毕业论文的写作阶段。”杨舒蕙说。

100幅图，是为了对应“百年”，杨舒蕙“希望有充分的视觉上的《百年孤独》，我不想画两三张零零落落的”。

当然，她的画，并不是根着剧情走的，也不是用一一对应的方式画的插图，“我只是截取了部分意向。创作不是做数学题。”

“思路和文字是平行的。看完《百年孤独》的人可能并不记得具体的情节和人物，只记得那种感觉，我想把百年孤独的感觉呈现出来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想成为书的奴隶。”

正是这样，她的《百年孤独》系列画作充满了“有趣”。马克笔画、钢笔画、剪切画、丙烯画、水彩画……用的材料也是白纸、衣服、鞋子、口袋本。

这100幅《百年孤独》中，有两幅非常特别的作品。

一幅是1米宽、10米长的长卷，叫做《不被看见的看见》。“黑暗的马戏团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、永恒的悖论、操纵与被操纵、看不见的战场——这就是我受《百年孤独》启发，然后经过个人的视觉和生活经验过滤以后，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。”杨舒蕙说。

另一幅在一个长达一米的暗箱装置中，“你必须凑上去往孔洞里瞄，才能看到作品的真面目，与作品的互动像极了睁眼看世界的过程，想一想，假如凿开一个小洞，你的眼睛能看见里面的《百年孤独》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”杨舒蕙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

## 画《百年孤独》 不打草稿，不跟剧情，很自由

2011年暑假，正在上研究生二年级的杨舒蕙到表哥家玩，接触到日本漫画家高木直子的《一个人》系列，用简单的笔触画出了生动的生活，她被触动了，“这种漫画我也能画。”

“刚好那段时间有点迷茫，想着先找点事情做起来。”于是，一整个暑假，杨舒蕙都在用超可爱的画风记录生活——参加了一场婚礼，在家吃了顿火锅，去植物园游荡的下午……都成了她笔下的内容。

2012年9月，杨舒蕙考入浙江大学新闻



杨舒蕙用马克笔画、钢笔画、剪切画、丙烯画、水彩画……把《百年孤独》画在了白纸、衣服、鞋子、口袋本上。

与传媒学院，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博士。

2013年，她在北京偶然看了一本德国表现主义的画册，这种风格更强调用线条、形体和色彩来表现情绪与感觉。杨舒蕙说：“每一眼都觉得‘这种画和我想表现的东西很契合’，这种感觉就像突然间爱上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人，全身的荷尔蒙都在沸腾。”

她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。

同时，她正好选修了拉美文学课，每周精读拉美小说。“读到《百年孤独》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马尔克斯的写法太适合作画了。”

比如，书中描写的能把东西送上天的钟摆、吃土的女人、长出了尾巴的人类……每一幕都变成了纷繁的视觉印象，浮现在她脑中。

文学和绘画在杨舒蕙的心中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，她开始提笔作画了。

但和普通的插画不同，她的《百年孤独》系列，不打草稿，不跟剧情，绘画的过程很自由，有时拿起身边的纸，用钢笔落笔就画。“《百年孤独》激发了我的灵感，可以说，书里的很多内容都能和我的画产生联系，但每幅画又能成为单独的作品。”



作品《不被看见的看见》

她说

## 我不是科班出身 但一直在画

“我就是个杂牌军”，有时候，杨舒蕙这么自嘲，因为她不是绘画科班出身。可她喜欢画画，事实上，她一直在画。

杨舒蕙不给自己安排严格的训练排班表，但会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成为一个知识面广、有理性思辨力的人，因为她知道，以上两点对于创作的帮助是惊人的。

“我讨厌搞一个美图秀秀过的生活照作为自己的头像，再取一个特别心灵鸡汤的名字。我不希望自己带有明显的性别身份。所以就搞怪取了这个名字，至于为什么是抠脚——可能当时我刚好在抠脚吧。”

这指的是她的作品集，杨舒蕙取了一个“不正经”的名字——《抠脚大叔杨舒蕙作品集》。

“我还想画山海经，想画歌剧……总之，有启发，有感触，我就画。我特别喜欢表达自己，没完没了，话痨的潜质。”对于自己，她这样评价，“我，杨舒蕙，喜欢阅读与创作，是正在逐渐老去的一枚八五后。生在杭州，活在杭州，每天依靠不断创作和与雾霾做斗争为生。”

不过，她对别人把她的“非科班”和“女博士”特意夸大，感到不适。

“为什么没有人说男博士？这个世界上对‘女博士’这个词有很多刻板印象。然后说我画画没有经过严格的学院训练，这也很奇怪，画画和吃饭、睡觉一样，都是本能和天赋。”不过，作为传播学博士，杨舒蕙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标题，“处于自嘲、无奈又很开心的状态。”

同时，她还是4个月娃的妈妈。